

所藏書目

冊一 數部	漢書門	番號
	經書	



禮記儀禮義疏卷第四

士昏禮第二之二

夙興婦沐浴纒笄宵衣以俟見

見賢遍反下同

鄭氏康成曰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

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

宮賈疏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云年限知十五為限者以其十五成童也言此者欲見不命之士

父子同宮雖俟見不得言舅姑寢門外也賈氏公彥曰纒笄宵衣則特牲

主婦宵衣也不著純衣纒衽者彼嫁時之盛服今已成

昏故退從此服。陳氏祥道曰。纒笄宵衣以見舅姑者。以盛飾可以施於嫁夕。不可施於厥明也。敖氏繼公曰。士妻之纒笄宵衣。猶士之立冠立端也。內則言子事父母服立端。又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宵衣者。亦士妻事舅姑之常服耳。婦之始嫁。卽以此服見。而不爲之加者。昏禮不主於舅姑也。俟見者。質明乃見。此時俟於已之寢。

不命之士。父子雖同宮。舅姑亦另有寢門。俟見。俟質

者引見于舅姑也。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席于房外

南面。姑卽席。注古文舅皆作咎

鄭氏康成曰。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賈疏。舅在阼。阼當房

戶之東。若姑在房戶之中。卽當舅之北。南面向之。不便下記云。父醴女。母南面于戶外。女出于母左。以母在房戶西。故女得出于母左。是以知此房外亦房戶外之西也。敖氏繼公曰。見者。通言

於舅姑。使得見也。阼席西面。舅姑卽席。亦立於席也。

舅席在阼階西面。示爲主也。姑席在東房戶外南面。

示為內主也。舅姑各異席。亦取夫婦有別之義。

婦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音

煩



鄭氏康成曰。筭。竹器有衣者。

賈疏。字從竹。故知竹器。下記云。繡被纒裏。

是有衣也。其形蓋如今之筭筭簾矣。進拜者。進東面乃拜。賈疏。

從西階進至舅前而拜。

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

班氏固曰。婦人

之誓。以棗栗股脩者。職在供養之間。其義一也。敖氏

繼公曰。筭棗栗。二物同一器也。聘禮卷幣實于筭。然則

筭之制亦隋方如篋矣。門。舅姑寢門也。必云自門入者。

嫌婦人出入當由闈門也。進乃拜。則拜處近於席。不當

階矣。始執筭用二手。及拜時則惟右手執之。凡婦人之

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也。內則曰。凡女

拜尚右手。

禮記何氏休曰。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為誓。見姑以股脩

為敬。見夫人尊兼而用之。賈氏公彥曰。必見舅用棗

栗。見姑用股脩者。春秋莊三十四年秋八月丁丑。夫人

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公羊傳云。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股脩云乎。陳氏祥道曰。曲禮。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昏禮不言棋。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但籩人有棗栗。又有榛實。蓋具棋。榛。棗。栗者。盛禮也。

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

鄭氏康成曰。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賈疏。前東面拜處。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賈疏。冠者見母。母於子。猶俠拜。不徒婦於舅而已。

敖氏繼公曰。撫之。示受也。興而後拜。敬也。婦還者。婦於筵前。少立。俟舅卒拜而後還也。又拜者。俠拜也。

通論熊氏朋來曰。古人無受拜之理。惟國君於其士。不必答拜。於他邦之士。亦答拜。昏禮婦見舅。答拜。冠禮子見母。母拜之。

降階。受筭。股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

興。拜授人。股。丁。玩。反。石。經作股同。

賈氏公彥曰。加薑桂。股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

鹽乾之者曰脯。散文則脩脯通。敖氏繼公曰：婦於舅

並用棗栗而執於門外。於姑惟用股脩而受於階下。皆

輕重之差也。進北面拜者。既入堂升。東行當席。乃北面

而拜也。奠于席。亦不敢授也。不撫之者。不同於舅也。舉

以奠乃拜。既拜乃授人。則拜時亦不釋筭矣。鄭氏康

禮記 卷之四 古執筭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

效乃繼公曰：繼之下下堂。此乃降者。因上執棗栗入

升之禮而爲之。重始見也。且授筭者賤。不可以升。故婦

就而受之。脯在邊則五脰。此股脩當十脰。所謂東脩者

也。所授之人。蓋亦婦人之侍御者。

賈氏 公彥曰：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股脩取其斷斷

自脩也。又雜記云：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

西面北上。是見已。注：婦來爲共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

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又雜記云：見諸父各

就其寢。注：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今此不言者。文畧也。

士昏禮

右婦見舅姑

贊醴婦。注醴當為禮。今仍作醴。

鄭氏康成曰。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敖氏繼公曰。贊為舅姑醴婦也。必醴之者。答其行禮於已也。婦見醴。乃成為婦。是時舅姑皆立于席。

席于戶牖間

鄭氏康成曰。室戶西。牖東南。南面位。賈疏。知然者。以賓客位於此。定

以禮子禮婦禮。賓皆於此也。

婦見而醴婦。行於舅姑之寢。

側尊。甗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疑魚反。

鄭氏康成曰。疑。正立自定之貌。賈氏公彥曰。云

婦疑。立于席西者。以其禮未至。故疑然自定而立。以待事也。若行禮之間而立。則云立。不得云疑立。敖氏繼

公曰。亦有篚。籩豆在其北。惟云側尊。文省。婦東面立。

贊者酌醴。加枲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

賈氏公彥曰。面枋出房者。以其贊授。故面枋。冠禮

贊酌醴將授賓則面某。賓受醴將授子乃面枋也。鄭

氏康成曰。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於丈夫始冠成人

之禮。賈疏冠禮受醴南面者以向賓拜此 教氏繼公

曰。婦於贊乃俠拜者。重其為舅姑醴已也。婦又拜。蓋執

解拜也。其下二拜亦然。薦亦贊者。

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

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

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解支義反 啐措誨反

鄭氏康成曰。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

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賈疏以其在門外婦往 授之明是婦氏之人。

賈氏公彥曰。冠禮。禮子禮賓。皆即筵奠于薦東。降筵北

面坐取脯。明此奠時升席南面奠。乃降北面取脯。此親

徹下饗不親徹者。於醴時禮訖。故於後畧之。教氏繼

公曰。拜皆執解拜也。門寢門也。授人于外。變於男子之

禮。

右醴婦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饋其位反

鄭氏康成曰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敖氏繼

公曰於既授脯即反而行饋禮也以食食人謂之饋適婦之禮在養舅姑故即行饋禮以見其意

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其他如取

女禮取七住反

鄭氏康成曰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

俎異尊卑賈疏周人尚右故知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竝南上者舅姑共

席於臬其饌各以南為上其他謂醬酒菹醢女謂婦也

如取婦禮同牢時敖氏繼公曰二俎乃云側者以無

魚腊也姑不別席於北方者辟婦之位也其他謂爾豢

至卒食也此特豚合升而載之二俎則是每俎皆有肩

髀胛脊與其他豚解而載於一俎者畧異矣士喪禮言

豚解之法兩肩兩髀兩胛與脊共有七段也賈氏公

彥曰其他如取女禮者自側載以下南上以上與取女

異者。彼有魚腊并稷。此無之。彼男東面女西面。其醬
涪菹醢。夫則南上。婦則北上。此舅姑共席東面。俎及豆
等皆南上。是其異也。酒在內者亦北墉下。外尊亦當房
戶外之東。經不云者畧耳。

案以婦見及廟見時舅姑俱別席決之。此云共席者。共
東面耳。實亦別席也。豆俎諸物各二。足以明之。合升中
當有七段。但七中宜分脊為二也。上有正脊二舉。此亦
當然。

鄭氏繼公曰南上之文。主於菹醢。蓋舉此以見舅
姑之皆東面。且明席之北上也。席北上。則舅在北。姑在
南矣。

經言竝南上。竝者。竝俎與款也。室中以奧為尊。舅席
在南。故舅之俎與款皆在南也。菹醢則其他中包之。

婦饗卒食。一醕無從。

醕羊進反注
今文無成

鄭氏康成曰贊成祭者。授處之。

賈疏謂授之。又康
置令知在於豆間。

敖氏繼公曰此祭謂祭薦黍肺也。卒食亦三飯而止。

也。此禮每節皆殺於同牢之禮。以其一醕。故無肝從。婦之醕也。當洗於北堂。而酌於室中北墻下之尊。醕舅於席前之南。姑於席前之北。皆西面。其拜亦在戶西北面。舅姑皆答拜於其席。

席于北墻下。

鄭氏康成曰。室中北墻下。 **賈氏**公彥曰。此席將

為婦餞之位處也。

敖氏繼公曰。此席當在尊西而東上。

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室中布席之常法也。况舅姑在西。則婦席宜統於尊。更無東上之理。敖氏謂人席與神席相變。此堂上之法。不可以概室中也。又謂設豆之上下與設席相變。室中亦未盡然。

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餞。舅辭。易醬。

鄭氏康成曰。婦餞者。即席將餞也。 **賈氏**疏言將者。事未至。辭易

醬者。嫌滓汗。 **賈氏**疏。以其醬乃以指師之。滓汗也。 **賈氏**公彥曰。此直餞

餘言西上者。亦以右為上也。 **敖氏**繼公曰。舅辭者。見

婦即席將餽已饌故辭之婦不言對不敢與尊者為禮也下云餽姑之饌則是從舅命矣易醬易姑醬也蓋御為之。

婦餽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酌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御贊祭贊婦祭之也。敖氏繼公曰。

祭肺亦祭切肺也舉肺脊其姑之所已舉者與亦御者舉以授之食食黍也亦以酒醬祭舉食舉三飯而卒食

也婦拜於席南面姑亦拜於西墻下東面之位也卒爵而姑受亦不拜既爵矣餽禮輕。鄭氏康成曰奠之奠

于筐。賈疏取女有筐此如取女禮明亦奠之于筐。

圖上婦酌姑此則姑酌婦饋禮成於酌餽禮亦成於酌

也。上姑祭婦贊之此婦祭御贊之姑不贊者尊不贊卑也。

婦徹于房中媵御餽姑酌之雖無娣媵先於是

與始飯之錯。錯七各反敖音措注古文始為姑

正義 鄭氏康成曰。古者嫁女。必姪娣從之。謂之媵。姪。兄

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賈疏

對御是夫之從者。為後。姪與娣俱名媵。今去。始飯。謂舅

娣。惟有姪。言媵先。以對御為先。非對娣也。賈疏 舅姑始飯。而今媵

姑。錯者。媵餽舅餘。御餽姑餘也。賈疏 舅姑始飯。而今媵

錯之。義 敖氏繼公曰。此設之。當畧如同牢禮。此醕亦酌

外尊。存疑 敖氏繼公曰。與始飯之錯。未詳。尋其語脈文意。似

謂既醕。則於是乎改設之。如饋之錯也。錯。猶設也。若然。

則始飯二字皆誤與。

釋 曲禮。大夫不名姪娣。士不名長妾。長妾。即經所謂娣

也。言長則有其次在。士或姪娣兩有。或娣若姪有其一。

或無姪娣。以他女備之。皆媵也。媵先者。客之。則媵席應

在西方。東鄉。如餽壻之節也。既餽乃醕。此綴始飯之文。

在醕下者。明此時媵御餽者。止飯黍而無食舉也。蓋舅

姑之俎。皆肺脊各一。姑所舉者。婦餽之矣。舅所舉者。媵

亦不敢褻焉。於是媵御止。與始飯敦黍。而交錯餽之。亦

猶特牲少牢上下餽之分敦黍也。祭統言諸侯之餽。惟曰以四簋黍。則餽以黍為主可知。或曰古文作姑。姑飯者。媵御共餽姑之飯黍。而不餽舅飯。亦不敢褻之意。云錯者。謂取姑敦黍分設之。亦可通。

通論

賈氏公彥曰。媵有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十九年。經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取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即以姪娣為媵也。

右婦饋舅姑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

國

賈氏公彥曰。饗。婦亦於舅姑寢堂之上。與禮婦同。

在客位也。舅獻姑酬。共成一獻。饗亦用醴。下記云。庶婦使人醮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是也。敖氏繼公曰。飲人而用牲。

曰饗饗婦。蓋答其饋也。舅洗。洗爵以獻也。姑洗。洗觶以酬也。婦酢舅亦洗于北洗。皆不辭洗。不拜洗。其獻酢則各于其席前。舅拜于阼階上北面。婦拜于席西東面。姑酬婦則拜于舅之席北。而奠觶于婦之薦西。奠酬者。婦取姑之酬酒而奠之于薦東也。必言此者。明其禮止於是也。不燕者。尊卑之分嚴也。昏義云。厥明此不言者。文不具耳。鄭氏康成曰。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酢酬以潔清為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

酒皆奠于薦左。不舉。賈疏云。凡通鄉飲酒。鄉射燕禮等言之。其燕則使人

舉爵。賈疏。燕禮獻酬訖。別有人舉旅行酬。朱子曰。以鄉飲酒約之。席在

室戶外西。舅酌酒獻婦。婦於席西受。飲畢更爵酢舅。姑

乃酌自飲畢。便酌以酬婦。婦受觶奠于薦左。不舉。正禮

畢也。楊氏復曰。此言奠酬。下記言婦酢舅。酬酢皆不

言處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于阼。姑席

于房外。而婦行酢舅奠酬之禮與。

賈氏公彥曰。此饗婦與上盥饋同日為之。知者昏

義云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彼注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故知此士同日也

昏義厥明饗婦之文乃補此經所不及非別言大夫以上之禮也婦方初見一日之內既醴之又饗之日力亦不給矣斷以厥明為是

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鄭氏康成曰授之室賈疏昏義文使為主明代已賈疏曲禮

子事父母升降不由阼階阼階是主人升降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授之室也 教氏繼公曰舅姑先降自西階然後婦乃敢降自阼階蓋達尊者之意

陳氏禮道曰醴與饗必于戶牖間猶冠者之醮于客位也婦降自阼階猶冠者之冠于阼也庶婦則使人醴之猶庶子之冠不醴也

歸婦俎于婦氏人

鄭氏康成曰言俎則饗禮有牲矣賈疏俎所以盛肉故知有牲

婦氏人丈夫送婦者。賈疏即上婦所授脯者。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敖氏繼公曰。此牲俎其亦用豚與。

賈氏公彥曰。雜記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是賓所當得也。饗時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殺乾而不食。故歸俎。此饗婦。婦亦不食。故歸之也。

右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古文錦皆作帛。

鄭氏康成曰。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賈氏公彥曰。此一獻與饗婦一獻同。禮則異。彼兼有姑。此依常饗賓客法。

敖氏繼公曰。注古文錦皆作帛。饗而用帛亦重謝之也。酬以束帛其節當與冠禮醴賓者同。乘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辟主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

昏禮用束帛。此酬用束錦。或亦辟昏禮之正與。小行

大定義禮儀疏 卷四 士昏禮

人合六幣。錦次帛。繡次錦。則差次可知。

通論 賈氏公彥曰。左氏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

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

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

則上大夫送之。以此而言。尊無送卑之法。則大夫亦遣

臣送之。士則有司送之。

家 送者有司。据下注。則有司即隸子弟也。隸子弟即私

臣與。

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

正義 鄭氏康成曰。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賈疏。左氏傳云。士有

隸子弟。尊無送卑。故知送者是隸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賈疏。聘禮。饗食。速賓。皆就館。婦人送者亦當有館。男子則主人親速。婦人迎賓不出門。當別遣人速之。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正義 鄭氏康成曰。贈。送也。就賓館。賈疏。贈賄之等皆就館。吳氏澄曰。古者

他邦之嫁女。於近處設賓館焉。敖氏繼公曰。以物餽將行者曰贈。酬

之外又贈以幣。以其勞於道路故也。古之士得取於異

邦則大夫可知矣。

行 敖氏繼公曰。云贈丈夫者。古者婦人不越疆而送嫁也。

國 敖氏據經文生義。然道無遠近。女及姆媵同行。當必有隸子弟之妻妾送之。或未可泥也。

右禮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正義 鄭氏康成曰。沒。終也。奠菜者。以筐祭菜也。蓋用董。

賈疏。內則有董。董粉。榆。共養。是以疑用董。

敖氏繼公曰。乃奠菜。亦題下事。

也。賈氏公彥曰。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

成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

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

然如常禮也。案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

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注。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者。

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於室也。此之奠菜。即

彼祭於禰。一也。奠菜亦得稱祭者。學記。皮弁祭菜之類。

也。孔氏穎達曰。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不饋。亦不廟見也。

存疑 賈氏駁之曰。舅姑備有沒者。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行盥饋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靈恩曰。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

案 士祭其祖廟。或一廟。或二廟。舅姑在者。自主其祭。雖適婦無越。見祖廟之禮。亦如有適子者。無適孫之義也。舅姑既沒。祭事適子主之。適婦有特見禰廟之禮。而庶

婦無之。此可以庶婦不饋者推之也。士雖祖禰並祭。而舅姑既沒。適婦廟見之禮。則惟主於禰。故稱來婦。來婦者。對禰之辭也。若庶婦。則惟於三月祭行之時。從主婦入自闈門。立於房中。列在內賓宗婦之班而已。或以三月奠菜。即三月祭行者。非是。朱子取三月祭行為舅姑存者之通禮。而以三月奠菜為禮之變者。附於祭行之後。一為通禮。一為變禮。明矣。大抵三月祭行。乃適婦庶婦舅姑存沒之通禮。而三月奠菜。則適婦舅姑既沒特

行於禘廟之事。蓋奠菜以補盥饋之不及。祭行以率三月之常禮。故三月祭行。必在奠菜之後也。

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

鄭氏康成曰。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賈疏。象生時見舅姑。

賈氏公彥曰。周官司几筵注云。祭于廟同几。精氣合。又

祭統云。設同几。同几。即同席。此祭于廟而別席者。若生

時見舅姑。舅姑別席異面。今亦別席異面。象生不與常

祭同也。**敖氏**繼公曰。右几。見席南上也。凡設几。例在

席之上端。舅席東面。南上。姑席南面。西上。生時見舅姑。

不用几。此有之者。異其神也。姑席無几。几主於尊者也。

是亦質明行事。

案祭時不別席者。以有尸也。此不立尸。則別席可也。婦

饋舅姑皆東面。此則姑席南面者。無所辟也。無所辟。則

南面者。配位之正也。

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

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正義賈氏公彥曰。洗在門外。祝與婦就而盥之。此亦異於常祭。祝帥婦以入者。象特牲祝先主人入室也。某子言若張子李子也。敖氏繼公曰。執筭菜亦於門外。廟見用筭菜。異於生時之贄也。云帥婦以入。是婦亦升自西階也。此時婦入室西面。祝在左而爲之告也。皇者尊大之之稱。鄭氏康成曰。帥道也。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婦言來爲婦嘉美也。室君也。

禮婦人禮不下堂。此盥於門外者。以自外入也。祝盥。私臣沃之。婦盥。御者沃之。婦人入廟由闈門。此由廟門者。以其奠菜非常禮。故祝道之。而夫不偕也。

禮敖氏繼公曰。某子者。某諡也。猶言文子武子矣。此蓋指其爲大夫者也。假設言之。以著其廟見之禮。與爲士者同耳。

禮婦於皇舅稱某子。尊尊之義也。士固無諡。卽大夫亦不必盡有諡。則稱諡之說。不可以爲通禮矣。又或疑婦

入內夫家稱舅之姓似非家人一體之意不知婦本異姓也始見祝稱某氏而告辭別著舅姑之姓氏亦正始之道當然不與子孫稱祖考一例此於內夫家之義何傷乎若聘禮祭饗祝稱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及特牲少牢筮日稱諡若字與此異也

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甫席上還又拜如初扱

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扱地手至地也賈疏以手至地謂之扱地則首不至手又

與男子空首不同。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賈疏扱地婦人之重拜稽首拜中之重故以相况。敖氏繼公曰婦拜拜於其位也奠菜于几東席上則是几前猶有餘席亦可見設几之節矣還又拜亦

反於故位復拜也此又拜者接神禮然也其例見於聘禮及特牲少牢禮孔氏穎達曰肅拜是婦人之正昏

禮婦拜扱地以其新來為婦盡禮於舅姑也陳氏祥道曰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手拜者手至地也昏禮婦拜扱地是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日吉拜。六曰凶拜。七日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九拜之中。稽首拜中之重。肅拜者。婦人以肅拜為正。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

案肅拜亦跪。但身微俯。而斂手上下之。故異於扱地耳。先鄭以為擡。非也。

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

禮記鄭氏康成曰。降堂階上也。賈疏。不直云降。而云降堂者。則在階上。室

事交乎戶。今降堂者。敬也。賈疏。室事交乎戶。禮器文。於姑言敢告。舅

尊於姑。又敖氏繼公曰。取猶受也。降堂取筭菜。以其行

禮於室也。在堂則降階。在室則降堂。遠近之差。禮亦宜然。入。入而北面也。祝亦在左告之。如初禮拜而奠于席

上之右。還又拜也。

婦出祝闔牖戶。

鄭氏康成曰。凡廟無事則閉之。賈疏以鬼神尚幽闇。 **賈氏**

公彥曰。先牖後戶者。先闔牖後闔戶也。 **敖氏繼公**曰。

婦出戶。則老釋辭請醴之。而婦入于房矣。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

鄭氏康成曰。因於廟見禮之。賈疏象舅姑生時因見禮之。 **賈**

氏公彥曰。舅姑生時見訖。舅姑使贊醴婦於寢之戶牖

間。今舅姑沒者。使老醴於廟之房中。其禮則同。使老及

處所則別也。 **敖氏繼公**曰。廟見而醴之。達神意也。不

於堂。辟尊者。在之處也。房中行禮。則老其西面。拜與婦

見醴。乃成爲婦。

案老總家政。舅姑生存時所任用者。故因婦之廟見。而

達神意以禮之。如舅姑醴婦之禮。婦則無南面。俠拜之

文。與姑偏沒。則耐於皇姑。婦不越祖廟。而見姑。以舅在。

則子婦不得越次。而奠于曾祖廟也。有繼姑。則如常禮。

無則奠筭于舅。而盥饋以下。自有變禮。若舅偏沒。宜先

入廟。不容無見。或厥明。見姑。先行盥饋。至三月。奠菜於

舅而老醴之。然後姑饗焉。揆諸禮意。似當如此。

右奠菜

案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注云。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疏云。將歸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朝於壻之祖廟。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未廟見而死。以未得舅姑之命而殺禮。示若未成婦然。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已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此則禮之變者也。此廟見。蓋兼奠菜與祭行通言之。

壻饗婦送者。丈夫未婦人。如舅姑饗禮。

義賈氏公彥曰。舅姑存。自饗送者如上文。今沒。故壻兼饗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并有酬錦之等。

公曰。壻饗丈夫婦人。亦當異日。而皆酬之以束帛也。此禮之節。宜在始嫁之時。因言廟見而及之。故其文在此。

非謂行之於老醴婦之後也。

右男姑沒饗送者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

腆無辱。昕音欣。禰乃禮反。腆他典反。

鄭氏康成曰。用昕。使者。賈疏謂男家使向女家納

者皆用昕。昕即明之始。君子舉事尚早。故用朝旦也。用昏壻也。賈疏謂親迎時。醴善也。賓

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朱子曰。用昕。即詩所謂

旭日始旦也。經言戶西。故記復指言其處。古者宗子法

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廟。一教氏繼

公曰。禰廟。父廟也。廟受重其事也。經凡言士禮。多主於

一廟者。一廟則祖禰皆在焉。惟云禰。主於禰也。蓋祖尊

而禰親。受昏禮宜於親者。賈氏公彥曰。辭無不腆。無

辱者。郊特牲云。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注云

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是賓納幣之時。不得謙虛為

辭。主人亦不為謙虛。亦教女正直之義也。

教氏繼公曰。言當善其辭。又不可以辱命也。

辭無不腆無辱。疏義得之。劉向說苑親迎有不珍之
琮不珍之屨之辭。後世若東晉王堪六禮儀。宋政和納
吉儀。以不腆之幣爲辭。昧斯旨矣。

贄不用死。皮帛必可制。

正義 鄭氏康成曰。贄。鴈也。皮帛。儷皮束帛也。賈氏公
彥曰。皮帛必可制者。可制爲衣物。此亦是教婦以誠信
之義。

存疑 賈氏公彥曰。恐用死鴈。故云不用死。

禮記 虞書贄二生。鴈其一也。一死則雉。此不用死者。明下
達用鴈不用雉耳。士相見禮。凡贄受者。惟君之於臣。此
昏禮皆受者。主爲合好。異於他禮也。皮不上於堂。當次
於帛。經文先言帛。後言皮爲正。此記及下辭先皮而後
帛。文錯綜耳。

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鮒音附

正義 鄭氏康成曰。殺全者。不餒敗。不剝傷。賈氏公彥
曰。此並據同牢時也。李氏如圭曰。鼎九者腊。乃有鮮。

此用鮮貴新也。敖氏繼公曰。惟云腊必用鮮。則魚用
蕘矣。一腊而用鮮。亦異昏禮也。

賈氏公彥曰。腊用鮮者。義取夫婦日新之義。魚用
鮒者。義取夫婦相依附。必殺全者。義取夫婦全節無虧
之理。

必殺全。兼魚腊言之。亦重昏禮之意。聘禮設飧歸饗
皆有鮮腊。特牲少牢魚皆用鮒。此疏所取義。據物以推
耳。不言豚者。豚新解之。不嫌有異也。

右記行事時及所用物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笄吉
今反

鄭氏康成曰。許嫁。已受納徵禮也。賈疏。以納采問
名納吉三禮。雖

使者往來。未成交親。故曲禮云。非受幣不
交不親。注據納徵。惟未行請期親迎也。笄女之禮。猶

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賈疏。雜記云。女雖未許嫁。
其禮。彼非許嫁。笄輕。使婦人而已。
胡許嫁。笄當使主婦對女賓執其禮。賈氏公彥曰。女

子許嫁。謂年十五以上。曲禮。女子許嫁。纓有笄。兼有纓。
示有繫屬。此不言纓。文不具也。云醴之稱字者。猶男子

冠醴之稱字。是以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其義同也。朱子曰。許嫁笄。則主婦當戒外姻爲女賓。使之著笄而遂禮之。未許嫁而笄。則不戒女賓。而自以家之諸婦行笄禮也。敖氏繼公曰。此禮當於房中行之。醴之。以醴飲之也。字。若伯姬仲子之類。易屯之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言許嫁乃字也。然則未許嫁而笄者不字矣。古者女子成人乃許嫁。

禮記 賈氏公彥曰。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者當用酒醴之。敬其早得禮也。敖氏繼公曰。笄有二節。一則成人之笄。一則許嫁之笄。

禮記 冠子若不醴。則醮用酒。質文因時宜也。庶子則醮之。昏禮適婦用醴。庶婦用醮。適庶從乎夫也。據喪服。女子子雖適與庶同。則笄而禮之。不論許嫁未許嫁。槩用醴。與以冠子因喪而冠者。除喪不改冠。推之。則及年而未許嫁。先笄。但未字耳。至許嫁則纓而字之。笄猶前笄。無二節也。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

宗室

正義 鄭氏康成曰。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也。賈疏。諸侯五廟。

大祖廟不毀。親廟四。以次毀之。故未毀已毀。據高祖廟言。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

宮。賈疏。共承高祖。是四世總麻之親。若三世共曾祖。是小功之親。若共祖。是大功之親。若共祖。是齊衰之親。

則皆教于公宮。今直言總麻者。舉最疏而言。親者自可知也。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賈疏。昏義文。彼注云。德。貞順也。功。絲麻也。宗室。大宗之家。繼別

為宗。謂別子之世。適長子。族人來宗事之者。謂之宗者。收族者也。高祖之廟既毀。與君絕服。則皆以大宗之家

教。又小宗有四。或繼祖。或繼曾祖。或繼高祖。此等至五代皆遷。不就之教者。小宗卑故也。賈

氏公彥曰。此謂諸侯同族之女。將嫁之前。教成之法。

教氏繼公曰。此據士族之貴者言也。祖。女所自出之君

也。毀壞也。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國君

五廟。太祖之廟不毀。其餘先君若過高祖。則毀其廟而

遷之。云未毀者。以其猶在今君四親廟之中也。其與君

共太祖者。若太祖去今君五世。廟雖不毀。其禮亦與既

毀者同。祖廟未毀而教于公宮。統於祖也。已毀而教于

宗室統於宗也。李氏心傳曰：此言公族之爲士者也。若祖廟已毀而教於宗室，然則異姓者亦教於宗子之家與。張子曰：祖廟未毀，教于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引而親之如家人然。

餘論 孔氏穎達曰：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宗也。

禮記 教女雖在公宮宗室，而凡納采至親迎之儀，則女父自於其禰廟受之，就所親也。

右記筓女及教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

禮記 鄭氏康成曰：受鴈於楹間南面。賈疏：如納采禮，還於阼階。

上對賓以女名。賈疏：此即西面對也。賈氏公彥曰：經直云問名。

如納采之禮，納采禮中無主人西面對事，故記之。教氏繼公曰：問名之儀，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自西階東面。問名，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受鴈于楹間，還於阼

階上西面賓亦還於西階上東面主人對賓受命乃俱降也。

右記問名之儀

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

歸執以反命奉芳勇反

賈氏公彥曰祭醴謂贊醴賓之時禮成於三始祭

醴之初扱一祭及又扱則分為兩祭是為三也經直云

降筵北面坐取脯不言左右手故記之先用右手取得

脯乃用左手兼奉之以降授從者于西階下乃歸執以

反命敖氏繼公曰始扱壹祭又扱則再祭示隆殺也

壹扱而可以再祭則柶葉如勺矣右取脯左奉之不游

手也執以反命謂至于墻父之門外乃受之以反命也

此記在問名下納徵上則是但據納采問名之賓言耳

蓋經文惟見此醴賓之禮故也若納吉納徵請期之賓

其禮亦如之可知鄭氏康成曰反命謂使者問名納

吉納徵請期還報於墻父賈疏以下云凡使者歸反命言凡非一則知四者皆有反

命也。納采與問名同使。親迎又無使。故據四者而言。

右記祭醴取脯之儀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

分庭一在南。攝之涉反下同

正義

鄭氏康成曰。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內足。

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西上。中

庭位併。賈氏公彥曰。授幣得如授鴈之禮。至於庭實

之皮無可相如。故記之。一手執兩足。毛在內。故云內文。

執皮者二人相隨而入。至庭北面。皆以西為上。故氏

繼公曰。先儒讀攝為摺。則訓疊也。今人屈物而疊之謂

之摺。古之遺言與。執皮攝之者。中屈其皮。疊而執之也。

內文兼執足。攝之之法也。文獸毛之文也。內文者。事未

至也。左首為西上也。云隨入者。以其並設。嫌亦並行也。

西上。統於賓也。參分庭一在南者。參分庭深。而所立之

處當其二分之一。故二分在北。一分在南也。此設之位

亦當在西方。

鄭氏康成曰。隨入為門中院狹。賈疏。匠人職。天子廟門容大。為七個。

注云。大為半鼎。為長三尺。每為一個。共二丈一尺。此上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門中院狹。執皮者又橫執之。故

二人相隨。乃可以入。不得並行也。至中庭稍寬。故得俱北面西上。

聘記。凡庭實隨入。左先。彼人君之廟門。非院狹。而亦隨入者。禮應爾也。知此士禮隨入。亦禮應爾。非為廟門

狹小之故。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見賢

鄭氏康成曰。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為節。賈疏

賓堂上致命時。則庭中執皮者釋外足見文。主人自由堂上受幣時。則主人之士於堂下受皮。是其節也。

也。賈氏公彥曰。釋外足者。據人北面以足向上執之。

足遠身為外。釋之則文見也。受皮者自東方出于執皮

者之後。至于左北面受之。逆退者。二人相隨自東而西。

令後者先向東行也。敖氏繼公曰。釋外足見文。所謂

張皮也。見文者。事已至也。皮以文為美。故當授受之節。

宜示之。他時則否。士謂主人之私臣。非指有爵者也。自

士昏記

東自門東而來也。士之私臣。其位在門東北面。後與左。皆據執皮者言也。居客之左。使其先執前。乃執後也。聘禮曰。賓出當之。坐攝之。逆退在東者先退。由便也。此記與聘禮互見。當參攷。

存疑 鄭氏康成曰。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為官長。

案 士喪禮注云。士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蓋此輩乃可以給勞役之事故。士喪小斂大斂則舉尸。奠則舉鼎。贈

則受馬。皆士也。其非有爵者明矣。曾是中士下士而為人共此役乎。敖氏以為主人之私臣。良是胥徒。或可兼用。老既為主人之貴臣。則臣不必貴者多矣。

右記執皮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迎魚敬反後同

鄭氏康成曰。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其

母薦焉。重昏禮也。賈疏。舅姑共饗婦。姑薦脯。醴故知父醴女。亦母薦。女奠爵于

薦東。賈疏。冠禮醴子。及此篇醴賓醴婦。皆奠爵于薦東。亦亦然也。立于位而俟。壻。壻

次定義禮禮疏 卷四 士昏記

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南而于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教氏繼公曰。特牲禮。主人致爵于主婦。西面答拜。此父醴女于房中。位宜如之。其儀畧與饋醴婦之禮同。

女將嫁而父醴之。猶子將親迎而父醴之也。昏姻者。人道之始。且將發戒命。故先加禮敬焉。

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筓。母戒諸西階上。不降。

教氏繼公曰。母出房戶之西南面。女出房西行。故出于母左。父在阼階上西面。故因而戒之。母戒諸西階上者。母初立于房西。女出房。母行至西階上。乃戒之也。

教氏繼公曰。是時父立于阼階上。女出于母左。而就之。東面受戒。父乃正其衣。或正其筓而戒之。且女之衣筓固自正矣。今但復正之者。欲其以此爲識耳。女既就父。則母東面乎西階上。俟女至而戒之。以女常降自西階也。母不降送。尊也。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明

戒之。此禮至乎世而變與。鄭氏康成曰。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使不亡。

通論 賈氏公彥曰。此士禮。父母不降送。桓三年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祭門則廟門。言不出廟門。則似得下堂者。彼諸侯禮與此異。以其大夫諸侯天子各有昏禮。故不同也。

餘論 班氏固曰。去不辭。戒不諾者。蓋耻之重去也。

圖 女降自西階。至入寢門。亦升自西階。從夫之義也。夫不辭者。嫁女之家三日不息。婦思相離也。父母在。有歸寧之道。不忍辭也。戒不諾者。父醮子命之。迎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承之也。婦人固重取。且未知其果能孝舅姑。事夫子。和室人。與否與。不敢諾也。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圖 鄭氏康成曰。持几者。重慎之。賈氏公彥曰。上經雖云婦乘以几。不見從者二人持之。故記之。此几以將上車時而登也。若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

之。但無文以見。今人猶用臺。是石几之類。

右記醴女至升車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

水于堂下階間。加勺。屬音注 又音燭

鄭氏康成曰。屬注也。玄酒。泔水。貴新。賈疏。郊特牲云。明水泔齊。

貴新也。又云。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于尊中。几泔新之也。

賈疏。於外器中酌取此泔水。三度注于玄酒尊中。禮成於三。故三注之也。 教氏繼公曰。玄

酒。清水也。玄。水色。與酒並設。故亦以酒名之。云酌則

勺也。棄餘水者。不欲人藝用之也。徹。罷加勺。兼指二尊

而言。

案酒則先實于尊而置之。惟玄酒臨時方酌。故記人明

之。棄餘水必于階間者。若東西階。則嫌洗者。若贊者往

來踐之也。

賈氏公彥曰。禮有玄酒。泔水。明水。三者各逐事物

生名。玄酒。據色而言。泔水。據新取為號。其實一也。以上

古無酒。用水為酒。後代雖有酒。用之配尊。不忘本也。明

水者。秋官司烜氏以陰鑿取明水於月。郊特牲云。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配尊之酒。三酒加玄酒。鬱鬯與五齊皆用明水配之。相對。玄酒與明水別。通言之。明水亦名玄酒。若天子諸侯祭祀。得鬱鬯與五齊三酒並用。卿大夫士祭。直用三酒與玄酒。無五齊與鬱鬯。及明水。若生人禮。不忘本。亦得用也。

右記玄酒之節

筭。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筭。

注今文橋為筭

鄭氏康成曰。被表也。筭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橋所以廢筭。其制未聞。費氏公彥曰。經惟云筭不言表裏加飾之事。故記之。敖氏繼公曰。此文主於表裏。暇脩者。其實奠菜之筭亦如之。舅既答拜而興。宰乃徹筭節也。

先有設之者。婦但以筭加之而已。然則橋與筭皆不高也。宰已見士冠禮。

右記筭

禮記卷四 士昏記

婦席薦饌于房。

鄭氏康成曰。醴婦饗婦之席薦也。教氏繼公曰。

亦如冠禮席在南。籩豆在北也。賈氏公彥曰。醴婦惟

席與薦無俎。饗婦并有俎。俎則不饌于房。從鼎升于俎。

入設于席前。

饗婦姑薦焉。

鄭氏康成曰。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

氏公彥曰。經不言姑薦。故記之。

據此推之。則父醮子命之迎。不言母薦。亦母薦之可

知。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

鄭氏康成曰。洗在北堂。所謂北洗。賈疏。房與室相

壁。故得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賈疏。南

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賈疏。東西節也。賈氏公彥曰。經惟言北

洗。不言洗處及篚。故記之。房無北壁。無戶。是以得設洗

直室東隅。教氏繼公曰。室之東隅有二。云洗在北堂。

故無嫌於南。篚盛爵。解為婦酢姑。酬也。庭中設洗。水在洗東。篚在洗西。此篚在洗東。則水在洗西矣。盥為將洗。爵以酢舅也。無嫌於不洗。故惟以盥見之。此洗內洗也。亦曰北洗。記主為婦禮發之。故云婦洗。

房之戶。朱子謂在房東西之中。注謂洗直房戶。與隅間則洗在房北檐下。其南遙直房戶。而稍西耳。以房四分計之。宜為四分房。一在西矣。所以然者。以東則當側階也。

婦酢舅更爵自薦

酢音

鄭氏康成曰。更爵。男女不相因也。賈氏公彥曰。

饗婦。舅獻姑。薦。今婦酢舅。婦自薦之。嫌別人薦。故記之。

敖氏繼公曰。凡卑者受尊者獻。則不敢酢。婦乃酢舅者。饗婦則婦如賓也。更爵。男子不承婦人爵也。自薦者。為姑親薦已。故不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

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

辟音

敖氏繼公曰。此謂舅將獻婦之時也。舅降。謂降洗

也。婦辟于房者。既不從降。又不敢安於堂上。故宜辟也。從降而辭洗。升堂而拜洗。丈夫於敵者之禮也。婦人於丈夫則無之。以是禮不可得而行故也。鄭氏康成曰。不敢與尊者為禮。賈疏。士冠鄉飲酒等。主人與賓為禮。皆辭先。此則不敢也。賈氏公彥曰。此當在婦酢舅之上。退之在下者。欲見酬酒洗時亦不辭故也。

凡婦人相饗無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姑饗婦人送者于房。無降者。以北洗

壺在上。賈氏公彥曰。婦人有事不下堂。言凡者。欲見舅姑共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敖氏繼公曰。此謂姑饗婦人送者。與舅沒而姑特饗婦者也。故以凡言之。

右記饗婦及婦人相饗之事。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敖氏繼公曰。婦入三月。然後可以入廟。故夫家

必至是舉其常祭。令婦得助祭而成婦之義也。凡舅姑之存若沒其禮皆然。朱子曰。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古人是自下做上。

賈氏公彥曰。此據舅在無姑。或舅沒姑老者。若舅在無姑。三月不須廟見。則助祭內則曰。舅沒則姑老。謂姑六十亦傳家事任長婦。婦入三月廟見祭菜之後亦得助夫祭也。此亦謂適婦。其庶婦無此事也。

祭行者助祭也。與奠菜有別。助祭者歲時之常禮也。舅姑存沒並同。奠菜則見於廟而祭之。所奠者乃菜也。助祭必三月後者。以婦道既成也。助祭庶婦亦當與焉。持牲禮之宗婦不專適也。

右記祭行之期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醮子召反

鄭氏康成曰。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

酒不酬酢曰醮。賈疏亦如庶子醮然亦有脯醢。賈疏以饗婦及醮子皆有脯醢知之

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賈疏
適婦用醴於客位東面拜受醴。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雖於房外之西亦東面拜受。醴者亦北面拜送。饋者共養統於適也。賈疏謂不盥饋特豚。劉氏攷曰。丈夫之冠。猶婦人之嫁。醴用酒。庶子也。於適婦醴之。庶婦醴之。此皆聖人分別適庶異其儀。

鄭氏繼公曰。是時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當如受適婦之見之禮。則醴之之位。其亦在戶牖間與。

鄭氏使人醴之。明不醴。且舅姑不親也。舅姑親之亦使贊者以其代舅姑也。不親則第云使人而已。庶婦之醴。視適婦之醴為殺。其執贄以見于舅姑。猶夫適也。不饋則不饗。可知矣。

右記庶婦。

鄭氏繼公曰。此以上專記事。以下專記辭。不欲其相亂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貺音况。

鄭氏康成曰。昏辭告擯者請事之辭。吾子謂女父。

也。貺賜也。室猶妻也。某壻名。賈氏公彥曰。壻家舊已
有辭。女家見許。故今得言貺室也。

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

鄭氏康成曰。某壻父名也。某也。使者名也。教氏

繼公曰。云先人之禮。言其先世行之已久。

行禮本之先祖。示有所稟承也。冠筮必於禰。昏卜必
於禰。接賓必於禰。婦教必就祖宗。致辭必稱先人。皆重
本之意。

對曰。某之子。慙愚。又弗能教。五子命之。某不敢

辭。慙。失容反。注古文。弗。為不無能字。

鄭氏康成曰。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某。女父名也。

吾子。謂使者。教氏繼公曰。慙愚。謂不敏也。女之性既

不敏。已又弗能教之。言其不足采也。命。謂納采。

致命曰。敢納采。

賈氏公彥曰。此使者升堂致命於主人之辭。若然。

亦當有主人對辭。如納徵致命。主人對辭。文不具也。

敖氏繼公曰此不言對則是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取請女為誰氏

鄭氏康成曰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 敖氏繼

公曰此亦使者告擯者請事之辭命謂已受其納采之禮也加諸卜謂指女名以問卜也氏謂女之伯仲也戴媯為仲氏亦其一耳問名而曰誰氏不敢褻之敬也

鄭氏康成曰誰氏不必其主人之女 賈氏公彥

曰納采則知女之姓矣乃更問主人女為誰氏者恐非

主人之女假外人之女收養之也問名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本不問女之三月名

問者名而云誰氏者措辭之體注云謙也義已明矣

又云不必其主人之女而疏以收養外女為說則非也

又云婦人不以名行此在婦人無外事固然然曲禮夫

人之諱雖質君之前不諱婦諱不出門又國君不名世

婦大夫不名姪娣則婦人稱名蓋亦常事如左傳所載

秦女簡璧宋芮司徒女棄因事著名若概不以名行外

人安從知之。今將加諸卜。安得不正其名以告於神乎。
禮論 賈氏公彥曰。自此以下納吉納徵請期等。皆有門外賓與擯者傳辭。及升堂致命主人對。文有不具。義可知也。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正義 賈氏公彥曰。謂納采問名。使者將命來。是已有命來擇。卽是且以備數而擇之也。 敖氏繼公曰。此擯者傳主人許之辭也。命謂問女名也。備數而擇之。若曰不

專采已女然。謙也。賓致命於堂。宜亦曰敢請女爲誰氏。主人則以女名對之。

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

醴從者。爲于僞反注
今文於爲于

禮論 鄭氏康成曰。言從者。謙不敢斥也。 敖氏繼公曰。

請醴賓也。

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

禮論 鄭氏康成曰。將行。 敖氏繼公曰。此言已之事畢。

不敢復溷主人也。

先人之禮。敢固以請。

鄭氏康成曰。主人辭。

敖氏繼公曰。凡請與辭。自

再以後皆曰固。

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

鄭氏康成曰。賓辭也。不得命者。不得許已之命。

敖氏繼公曰。此皆擯者傳賓主之辭。即經所謂請醴賓

賓禮辭許者也。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

敢告。

鄭氏康成曰。貺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壻父名。以其

云卜。是壻父卜。故知某是壻父名。

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

不敢辭。與音預。注吉文與為豫。

敖氏繼公曰。此亦擯者傳賓主之辭也。弗堪。謂不

能盡婦道也。與。如與聞之與。與在。謂已亦在吉中也。取

婦嫁女之家。吉凶共之。賓致命亦宜曰某敢納吉。鄭氏康成曰。與猶兼也。賈氏公彥曰。云我與在。以其夫婦一體。夫既得吉。婦吉可知。

國若卜不吉。則第使人告之。無所納矣。經不見者。主於正者言之也。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

而賈氏公彥曰。吾子有嘉命。以下至請納徵。是門外

向擯者辭也。致命曰。某敢納徵。是升堂致命辭也。教

氏繼公曰。納采之屬。使者皆不言行禮之物。此乃言儷皮束帛者。以其盛於他禮。故顯之。致命之辭。宜在敢不承命之後。蓋因而遂記之耳。其次則見於納采。

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鄭氏康成曰。典常也。法也。教氏繼公曰。先典。即彼所謂先人之禮也。納徵於六禮。為盛。故曰重禮。此亦

損者傳主人辭也。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



鄭氏康成曰。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

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為服期。期服

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

賈疏。大功之喪。服內不廢成禮。若期親內則廢。故舉合廢者而

言。父昆弟。則伯叔父及伯叔母也。已昆弟。則已之親兄弟。子昆弟。則已之適子。庶子。皆已齊衰期服之親。故三族。據三者之昆弟也。今據父之昆弟。期於子小功。不得與子娶妻。若於子期於父小功。亦不得娶妻。知今皆據

謂之父而言。若然。已父昆弟於子為小功。而

言此三族已與子為服期者。據大判而言耳。雜記大功

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賈疏引雜記者。見大功之末既葬。則可以嫁子娶妻。經云三族不據

之矣。

賈氏公彥曰。申重也。謂前納采以後。每度重受主

人之命也。云三族不虞。使請吉日者。今將成昏。須及吉

時。但吉凶不相干。若值凶。不得行吉禮。故及今吉時。使

某請吉日。以成昏禮也。



敖氏繼公曰。族有親者之稱。三族謂從父從祖從

曾祖之親也。從父之親。齊衰大功也。從祖之親。小功也。

從曾祖之親總麻也。喪服不止於此。但舉三者言之耳。有凶服則廢嘉禮。故欲及今之吉也。或曰。三族謂父母妻之族。

國壻女若壻女之父。四者一有期服。俱較昏禮。記辭三族不虞。舉壻家以見女家也。期服逾年報昏。而女父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男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子小功之末而非父之齊衰大功親。或父之齊衰大功親。而父不在者。則可以取妻。唯本自期服而降者。則不可。據雜記

推之如此。疏言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取妻。舉大概耳。古者有喪則廢祭。雖總猶然而聖人制為此法者。蓋以男女兩族功總紛繁。不稍遲變。則廢禮失時者必多。不言總者。三月而除。統於小功之末也。教氏以期功總為三族。不如注止據期服而義已賅。

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



鄭氏康成曰。前受命者。申前事也。

曰。其命某聽命于吾子。

正義 鄭氏康成曰。曰某。壻父名也。

對曰。某固唯命是聽。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正義 鄭氏康成曰。某。吉日之甲乙。賈疏謂以十日配十二辰。若甲子乙丑丙

寅丁卯 之類。 敖氏繼公曰。曰某日。堂上致命之辭也。其上

則皆擯者所傳者也。

對曰。某敢不敬須。

正義 鄭氏康成曰。須。待也。 敖氏繼公曰。此乃三

上受命時語也。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

正義 鄭氏康成曰。告禮。所執脯。賈疏。上禮賓賓皆北面取脯降授從者。故知禮

是所執 脯也。 敖氏繼公曰。禮。即女家所受納采問名之類

是也。

主人曰。聞命矣。

正義 敖氏繼公曰。命。謂使者之言也。

右記五禮之辭

次定義禮禮記卷四 上昏記

父醮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婿也。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

寢廟。

賈疏。知醮子不在廟者。若在廟。則應筵于戶西右几。布神位。今不言。在寢可知也。

敖氏

繼公曰。醮之者。重昏禮也。亦母薦焉。不醴者。變於遣女之禮。

案醮子為親迎之始事。親迎之後。必三月而後入廟。則

方娶未敢必其克承宗事也。又此禮兼有父庶無廟廟

者。醮子於寢。使得伸父之尊也。先儒或疑醮子為在廟

者。非也。

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

和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敖氏繼公

曰。父命之。亦當在筵前北面之時。

正義呂氏大臨曰。君子之祭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

禮是也。醮子曰。承我宗事。詩有采芣采蘋。皆以承先祖

共祭祀為不失職。

勛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勛許玉反

以康成曰勛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

先妣之嗣。賈疏謂婦人入室。使之代姑祭也。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

之詩云太姒嗣徽音賈疏大雅思齊篇 敖氏繼公曰此言夫

婦之間不可不敬然夫倡則婦隨故汝當勉帥之以敬

謂以身先之也彼能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先妣

之事矣既又戒之使常敬也

案記云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婦能敬且順則久

而有恒矣姑在而云嗣先妣者以其昭穆當也

存疑荀氏況曰親迎之禮父南面而立子北面而跪醮

而命之 呂氏坤曰醮禮主人西向壻南向

圖二說不同惟敖氏云父命之當在筵前北面之時畧

如冠醮子之儀似有依據

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正義敖氏繼公曰堪任也唯恐不任帥以敬之事蓋謙

恭之辭子既對乃拜受解

右記父醮子辭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婿也命某婿父名茲此也將行也

使其行昏禮來迎賈疏使某者是婿名教氏繼公曰婿家告期

而賓乃云吾子命之者不敢自尊若受命於婦家然期自婿家出而婦家許之雖以為婦家之命亦可也

其禮事承命者承授女之命嘉禮必稱父命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注古文母為無

鄭氏康成曰夙早也夙起夜曰命舅姑之教命

教氏繼公曰此即正衣若笄之語也夙夜舉一日之始終而言耳命謂舅姑與夫之命

賈氏公彥曰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

姑命故父云命下文云事也注有姑字傳寫誤

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無違命義注非誤也教氏兼夫言尤全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衿其

悅舒
銳反

鄭氏康成曰悅佩巾。教氏繼公曰此卽戒諸而

階上語也。施衿結帨亦欲以此爲識耳。宮猶家也。謂凡

宮中之事不可違尊者之命也。婦人無外事故惟以此

戒之。

爾雅釋器衿謂之祔。注衣小帶也。陳氏祥道云衿香

纓帶也。帶結之垂者爲禕。詩云親結其禕是也。帨

則宮事。卽所謂成絲布帛之事。職在共養饋食之間也。

論語真氏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

敬身以承其夫。故父醮子曰勉帥以敬。父母之送女曰

勉之敬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

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鞶步
干反

注視乃正字今文
作示俗誤行之

鄭氏康成曰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男鞶革。女

次定...
士昏記

盤絲。賈疏內則文。所以盛帨巾之屬。為謹敬。賈疏內則云。箴管線續施鞶表

注云。盤表言施。明為箴管線續有之。是鞶以申重也。宗盛帨巾之屬。此物以共事舅姑。故云謹敬。

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鞶。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忘之。教氏繼公曰。門

內。廟門內也。庶母位在下。故送及門內。施鞶與施衿。意

同。庶母賤。不敢有所戒。故惟舉尊者之言。以重告之。使

敬從之也。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指此時而言也。夙

夜無愆。視諸衿鞶。指異日而言也。言若欲夙夜無愆。但

當視衿與鞶耳。蓋視此則或能識已之語。而父母之戒

固自不能忘。而可以無愆也。欲其識已之語。云鞶足矣。

乃及於衿者。不敢專以已之所施者為言。亦敬也。

壻授綬。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

鄭氏康成曰。姆。教人者。教氏繼公曰。言未教。蓋

謙辭。

右記親迎送女諸辭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鄭氏康成曰宗子適長子也。賈疏大宗小宗皆命是適妻所生長子命

之命使者。賈疏謂納采至請期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適女是

也。賈疏隱二年公羊傳裂繻者何紀大大也何以不稱也使昏禮不稱主人何休注為養服遠恥也又云然則

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又云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注婦人無外事但得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此注

之文似母親命者蓋畧言之其躬猶親也親命之則求實但使子之父兄師友命之也

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賈疏成八年公羊傳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無母也何

休注宋公無母莫使言宗子無父是有有父者禮七十

命之辭窮故自命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為宗子

其取也父命之。賈疏宗子有父雖主家事其昏事則父命使者也朱子曰言

宗子無父則是有有父之宗子如老而傳齊衰不及者

其子雖代父主家至於遣使定昏則猶父命之無父然

後母命之也。敖氏繼公曰宗子大宗子也親皆沒已

自命之雖有諸父諸兄不稱之者宗子尊不統於族人

也此見無父而母命使者之禮則是父沒而母存亦不

可親迎矣。

宗子不統於旁尊親歿命使與諸侯大夫畧相似注

卷四 士昏記

故引春秋之事證之。昏禮全篇皆為適長立文。則大宗小宗兼之。此節記宗子親沒者之變禮。非專指大宗也。繼祖繼禰之小宗。不稱諸父諸兄則同。

支子則稱其宗。

正義 鄭氏康成曰。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

賈氏公彥曰。命使者。當稱宗子以命之。大小宗皆然。

敖氏繼公曰。支子。宗子之族人也。此指其無父母與親兄者而言。稱其宗子命使者。宗子尊也。言稱其宗。則非

宗子自命之矣。下文弟稱其兄亦然。

弟稱其兄。

正義 鄭氏康成曰。弟。宗子母弟。賈疏。以上支子謂庶昆弟。故知此宗子同母弟也。

敖氏繼公曰。弟。謂凡無父母而有親兄者也。兄雖非宗子。猶稱之也。有兄則不稱宗子者。尚親也。

右記命使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為

外昏。姻請覲。見賢通反。下並同。

賈氏公彥曰。自此至篇末論壻不親迎。過三月及壻往見婦父母事也。必待三月者。亦如三月婦廟見。一時天氣變婦道成。故見外舅姑。**鄭氏康成**曰。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賈疏。爾雅。釋親文。覲見也。**敖氏繼公**曰。不親迎。謂使人迎之。此指無父者也。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父命以迎。是親迎者必受父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壻見見於婦之父母也。親迎之時。主人迎壻以入。母立于房外。壻奠鴈而降。是亦

見婦之父母矣。若不親迎。則壻須別見。必俟三月者。婦無舅姑者。三月而廟見。故此壻之行禮於婦家。亦以之爲節也。下文云某之子未得濯。概於祭祀。然則此在廟見之後。祭行之前乎。昏姻者。壻婦兩家相於之通稱。覲者卑見尊之辭。

陳氏祥道曰。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輦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

親春秋所以譏耳。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婦入三月。潛見之儀存焉。

國齊俗不親迎。詩人譏之。或曰荒政多昏。此亦庶民之分時宜省禮。非所以處士大夫也。或曰庶子不親迎。然父命子迎。用醮不分適庶。則亦得備此禮矣。惟敖氏指無父者及父歿母存者。蓋為得之。以命使雖稱宗兄。而醮子無父不行也。若然。則凡大宗小宗及支庶無父皆不親迎矣。此節蓋專主宗子適子立言。以下文云濯摠

於祭祀決之也。宗子無父亦不親迎者。以宗子雖尊。醮命無所受均也。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已小功卒哭可以取妻。或餘喪有不必備禮者。亦得不親迎與。

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摠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
濯文學反。摠古代反。

鄭氏康成曰。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緇白辱。
賈疏謂以潔白

之物造置於緇器中。是汚白也。猶賓至已門。亦是屈辱。

賈氏公彥曰。前祭之夕。

濯。概祭器。以其自此以前未廟見。未得祭祀。故未敢相見。請就宮者。使壻還就家。欲往就見也。敖氏繼公曰。言此明已所以未往見也。外舅不必先見壻。此蓋謙辭。濯。洗也。概。拭也。濯。概於祭祀。謂祭祀則濯。概祭器也。此非主婦之事。乃言某之子。亦謙辭也。其意以為女未與祭。則未成為婦。故云然。言請吾子之就宮者。不敢當壻之先見已也。

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注今文無

終賜

鄭氏康成曰。非他故。彌親之辭。命。謂將走見之言。

對曰。某以得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

以得

本作得以舊監本已改正今從之注古文曰外昏姻

鄭氏康成曰。不言外。亦彌親之辭。敖氏繼公曰。

此所謂禮辭也。得為昏姻。則異於賓客。所以不敢固辭也。先辭其見。而後不辭其贄。亦異於賓客。以上賓主之

禮記卷四 士昏記

辭皆擯者傳之。

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贄。再拜出。

鄭氏康成曰。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

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賈疏。大夫士迎賓皆於大門外。壻見於寢。賈疏。

禮見賓客。及士親迎。皆於廟。聘禮敬賓客。故在廟親迎。在廟者。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此壻見外舅姑。非賓客。非

親迎。在適寢也。奠贄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贄。雉也。賈疏。士執雉。是其常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出門左西面。則近於門矣。此異

於見賓客之位。蓋親之也。壻入門。亦入門左也。壻於主

人長幼不敵。如降等者然。故奠贄而不授。恐主人先拜。

故不敢入庭深也。東面奠贄。象其東面訝授也。此賓主

服玄端。

入門東面者。賓主之正。奠贄不授者。見尊之儀。贄唯

昏禮下達用。鳩昏既成。則贄各從其本。此士執雉。若大

夫則仍執鴈。卿則當執羔也。

擯者以贄出。請受。

鄭氏康成曰。欲使以賓客禮見。敖氏繼公曰。受

謂主人欲親受之也。

婿禮辭許受贄入。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出。

鄭氏康成曰。出已見女父。賈氏公彥曰。以其相

見訖擬出更與主婦相見也。敖氏繼公曰。婿東面辭。

既許則進訝受其贄。入立于寢門外之右。東面鄉主人。

主人拜于位。進訝受于門中。婿復位東面拜送。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

鄭氏康成曰。主婦主人之妻也。見主婦者。兄弟之

道宜相親也。賈疏。爾雅。母與妻之黨為兄弟。闔扉者。婦

人無外事。賈疏。婦人迎送不出門。見扉。左扉。賈疏。士喪

東扉。主婦立於其內。東扉。即左扉也。敖氏繼公曰。扉。門扇也。雙言之謂

之門。單言之則謂之扉。闔東扉立于其內。示內外之限

也。不言西面可知。擯者出請入告。主婦乃位于此。然後

婿入。必出乃入者。禮更端不敢由便也。主婦此時亦纒

筓宵衣。

闔婿見主婦不用贄者。統於主人。且別於婦之見舅姑

也。喪服傳云。小功以下為兄弟。謂本宗也。則妻之父母。固當以兄弟之道視之矣。

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拜。主婦又拜。壻出。

鄭氏康成曰。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

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

酬無幣。

鄭氏康成曰。及。與也。賈疏。主人與壻揖讓而入。寢門升堂。醴壻無幣。異

於賓客。賈疏。士冠禮醴賓昏禮饗送者皆有幣。

敖氏繼公曰。於壻之

主人送于門外。因請醴之。壻亦禮辭許。主人乃與之揖而入也。入寢門則三揖。至于階。三讓。升記大畧言之耳。

醴之謝其辱也。一獻親之也。主婦薦。示夫婦共此禮也。

奠酬。壻奠。主婦酬。解於薦東也。必云無幣者。嫌其如士

冠醴賓一獻之為也。士之飲賓不必有幣。其或有幣。有

為為之耳。此禮畧如舅姑饗婦之禮。而無俎。其他異者。

以意求之。

全宋文卷四
壻出主人送再拜。

禮記 敖氏繼公曰。壻奠酬卽出送。謂送于外門外。

禮記 主人拜。壻不答拜。凡送賓之禮皆然也。

右記不親迎壻見父母之儀

欽定儀禮義疏卷第四

